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他把车开进街边的加油站。雪大了起来，并且起了风，街上空无一人。他下车去操作自助加油机，雪花纷纷落在他的头发和眉梢上，把他变成了圣诞老人。燕子讨厌圣诞，更讨厌自己。

突然一阵嘈杂，几个黑乎乎的影子朝着车子疾走过来，燕子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这在深夜的芝加哥并不算稀奇。他伸手去拉门把手，门却没开，他猛敲车窗玻璃，燕子慌忙扑向那个车门，门猛地开了，冰冷的风一下子吹到燕子脸上。他一头扎进车里，她没来得及

12 雪夜惊魂

及躲闪，他的羽绒服包住她的脸。羽绒服冰凉，他的身体滚烫。

车门砰地关闭，发动机声嘶力竭。燕子想坐直身体，他却用力把她拉回自己怀里。嘭的一声巨响，她的脖颈感到一阵冷风，车子如脱缰野马般飞驰而去。他强壮的臂膀，紧紧地把她裹在怀里。

车子不知疾驰了多久，才渐渐减慢速度。燕子从他怀里钻出来，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他那一侧的车窗碎了，窗外是向后疾驰的夜。

“幸亏他们没有枪！”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口中冒出大团的白气。他咽下一口唾沫，故作轻松地笑：“妈的，铁棍子能扔这么远！”

“你没事儿吧？”燕子的声音也在发颤。

“没事。”他扭头冲她一笑。“你头上流血了！”

“没事。”

“给我看看！”

他和她口中的白气混作一团，浮在他们之间。“真的没事。”燕子不再坚持。他额头怎样，是他女朋友该关心的。

车子终于停稳了。燕子一声不吭地下车，默默走向公寓的大门。几步之后，她又转身跑了回来。汽车还停在原地，雪地上是燕子新踩的脚印。

燕子绕到车子另一侧。他的左侧脸颊有两道很长的血迹，一直从额角延伸下巴。原来，在加油站里，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她。燕子脸上似乎还

留着身体的热度。

燕子沉默着拉开车门，他顺从地下车，傻乎乎地跟着她，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孩子。燕子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取出酒精、碘酒和消毒棉球。她所尽的医生职责并非是他想要的，当她把棉球擦到他的太阳穴时，他一把把她抱在怀里。

她的指尖，轻轻滑过那张带血的英俊脸庞。

天亮之前，四周一片漆黑。燕子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身体滚烫。

就在最恍惚的一刻，他在她耳边喃喃道：“燕子，让我留下吧，永远留在你身边。”

热气贯穿燕子的耳垂。燕子一把推开他，坐直了身子，扭亮了灯，深情地看着他：“你留下吧，永远留在我身边。”

灯光很刺眼。他彻底清醒过来，把头埋进胳膊里：“我出国的名额，是她爸给弄的。”

他厚实的肩膀，闪烁着古铜色的光。燕子抓起他的衣服扔给他：“走吧。咱们以后别见了。”

第二天晚上，他果然没在餐馆门外出现。燕子已经很久没在深夜独自走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她心里并不害怕，甚至盼望有人来抢劫，把她推倒在地，在她身上捅一刀。她若悄然地死在大街上，他将再也见不到她。她并非他的女朋友，她死不死都无所谓，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之后，燕子托人给她介绍其他的餐厅。

燕子的顾虑是多余的。他把饭馆的工作辞了，一个月后的某个深夜，燕子又见到他。他穿着衬衫和牛仔裤，站在覆盖着薄雪的人行道上。她本不想搭理他，他却主动走上前来：“送你回家吧。”

“为什么？”

“下雪了。”

“已经下了一个冬天了，春天就要来了。”

“我等不到春天了。明天我就要回国了。”

他漫无目的地把车向着一个方向开下去，直到再也无路可走，眼前变成一片无际的黑暗。没有灯光，没有希望，只有歌声：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

他突然转过身来抱住她。她没有反抗，也不配合。她就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任由他炙热的嘴唇划过自己的脸和脖子。她没有流泪。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明白，在最伤心的时候，泪水未必会流下来。

东方出现第一道白光。眼前那片黑暗，变作无边的湖水。密歇根湖，冰冷如镜。

他送她回到家。城市沉浸在拂晓的静寂中，燕子平静地向他道别，上楼走进卧室，默默坐在床头，始终没有拧亮台灯。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两支不同时代的军队较量的结果是，中国开始了它悠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惨和屈辱。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是以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代表着信息化、电子化趋势的多国军队，以钢铁对硅片，就像以农业化时代的大刀对工业化时代的机枪一样。

伊拉克在1991年的失败和清朝在1840年的失败有着惊人的相似。

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一再证明，最先拥有最新技术的一方，总是先天占有

12 电子战的威力

居高临下的优势。战争是社会能量释放的一种形态。综观20世纪战争史，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能量释放的主体形态经历了体能、热能、机械能、核能和电磁能，和这五种形态对应的是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核时代和今天的高技术智能时代。

透过这五种形态的演变，可以看到战争的引擎是技术，确切地讲，是电子技术。

技术在牵引着社会前进的同时，也拉动战争向更高的阶段演进。社会不断寻求最新的科技手段以提高生产率；而战争同时也在寻求以最新的科技手段，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尽可能减少牺牲。战争方式和生产方式其实是一回事。

在飞机为20世纪的战争插上翅膀的100年中，战场由平面到立体、由宽度到高度、由近程到远距的进化一日千里。与此同时，电子技术也在战争的灵魂深处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促使战争形式由硬摧毁到软杀伤的不断进化；战场由有形向无形转变，战斗由“斗力”朝“斗智”发展。

在20世纪的五种战争能量释放形态中，前四种都属于“力”的范畴，第五种才是智，但纯粹智的状态并不是目前的状态，目前的战争形态是力和智并存，由力到智的过渡中，这是因为目前的社会形态正处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

时代的过渡中。战争只能体现而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

在空军身上，由力到智的演变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硬件的电子化、智能化；二是武器弹药的电子化、智能化；三是作战方式从平台化到系统化；四是网络战酝酿进入空战。

随着电子战成分在战争中的加大，空战越打越远。从朝鲜战争以前的几百米，到后来的近百公里超视距作战。空军形态也由螺旋桨空军，到喷气空军，向电子空军演变。

美国空军认为，信息化已成为空军各种作战平台及兵器系统的发展趋势，并且信息系统本身也在朝着兵器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反映在空军和空战中的趋势其实也是整个战争的趋势。战争从20世纪初的面对面阵地搏杀，到二战时飞机坦克的半见面攻击；从今天的空中炸弹、导弹攻击的不见面，再到网络里影子军队的对抗，双方已经可以完全不见面。

这一切都是那只看不见的电子之手在猛力地推动着。

20世纪的战争证明，只有推进距离远、打击力度强、行军速度快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现代电子技术，把这些战争参数伸展到极限的同时，还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因而引起战争本质的变化。自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就一直在惊呼

事革命的发生。

这惊呼源自这样一个大趋势：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刚刚踏上工业化之路，但一个以信息、智能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正在美国、欧洲和亚太的部分地区开始形成。这情形像17世纪的世界——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还沉浸在田园牧歌中。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均衡的。当1840年一支小小的英军攻击中国的海岸时，那实际上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向一个古老陈旧的时代的挑战。

新的时代对于旧时代的超越是压迫性和摧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海湾战争以来世界上爆发的几场战争，并不是未来信息战的示范，而是对于那些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国家的严重警告。

在世界还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的途中，这一过渡时期的特点体现在战争中，就是工业时代的火力杀伤和电子时代的信息优势相结合的战斗形式和手段，体现这一结合的代表性武器是导弹。导弹是由传统的炸药和电子引导系统组成的。

虽然火力战与电子战并存，但从发展的趋势看，电子战的作用和威力正在赶上和超过火力战。

(摘自《赢在制空权》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